



我的妈妈刘广珍, 1949年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军人之家。姥爷参政参军早, 1953年妈妈跟随姥姥随军到青岛、济南, 在军营长大。1968年, 妈妈参军不久, 从山东调防大西北, 军旅18年, 亦艺亦政, 走遍陕甘宁。1986年从政治教导员任上转业到地方, 从大学宣传干事做起, 先后任系、院党总支副书记17年, 多有建树, 直到2009年光荣退休。



刘广珍

# 军旅18年, 走遍陕甘宁 地方17年, 奉献给教育

■吴姗姗 吴哲



教孙子弹钢琴



## 妈妈的故事

有一种爱是血凝成, 有一种惦念心连心; 这种爱会伴你一生, 而且心甘情愿; 不管是否有回报, 都在心灵深处默默地流淌着, 无穷无尽, 直至生命终结。



来稿要求: 1. 必须原创, 具有故事性, 有细节, 不空洞。2. 提供至少3幅照片(须加说明)。3. 整版字数3000左右, 非整版字数不限。

投稿邮箱: mamastory2016@163.com

### A 出生安徽 少时生活艰辛

我妈虽出生在安徽, 但我爸调侃说: “你妈既然嫁给了我, 成为淮安人的媳妇, 就得‘转换门庭’, 认淮安为故乡喽。”何况妈妈转业时, 差点就随爸爸回了淮安, 更何况退休后妈妈常回淮安探望亲友, 爱上了淮安的一草一木, 少说也是半个淮安人。但我妈毕竟根在安徽。妈妈说, 小时候家里穷, 姥爷虽没什么文化, 但他有觉悟, 1939年就入党参政, 1945年参军了。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姥姥1953年才带着我妈随军到青岛。1956年又随姥爷到济南, 我妈在军营里上学, 一天天长。

但到1959年, 姥爷响应部队号召, 让姥姥带着子女回农村落户。到了芜湖老家, 正遇三年自然灾害, 口粮极少, 姥姥吃糠咽菜为子女, 自己被饿得肺结核穿

孔, 被紧急接去石家庄医院救治。姥姥离家后, 年仅10岁的妈妈带着更小的小姨在农村相依为命。妈妈舍不得吃生产队分给的口粮, 把大米和自养鸡下的蛋都收藏起来, 盼着姥姥回来吃。那年芜湖饥荒严重, 许多人家断了粮, 庄上有个叫刘广才的孩子, 眼看就不行了。妈妈怜悯心骤起, 赶紧把家里大米送去两升, 就这样救活了那个孩子。多年后, 那个孩子还在打听当年的“姐姐”在哪。

那年回到老家, 在村里本已继续上学的妈妈, 却在姥姥治病走后辍了学。那是因为她比她小四岁的小姨缠着她, 死活不让她上学。妈妈往学校走一步, 她就往河里走一步, 气得妈妈直哭。就这样, 等再返城, 妈妈上学就耽误了两年。

### B 发挥舞蹈特长 从事文艺宣传

建国后, 我妈后面跟着又添了三个弟弟, 加上哥哥, 她有姊妹五个。姥姥没有工作, 靠着姥爷一人薪水养活全家, 生活紧巴。懂事的妈妈一边上学一边帮姥姥精打细算。妈妈心灵手巧, 既会做饭, 也会做些针线活, 缝缝补补。院里人都夸姥姥有个好女儿。

上初中时, 妈妈课余对舞蹈情有独钟。一次, 校外老师来指导晚会舞蹈排练时, 她就偷偷跟着看, 一招一式跟着学。妈妈悟性好, 什么姿势一看就会。等进了学校舞蹈队, 更是如鱼得水。妈妈的能歌善舞, 在学校里很快有了名, 但又怕思想守旧的姥爷姥姥知道, 就央求同学给她保密。但有一次, 学校宣传队到空军大院慰问演出时, 化了妆的妈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被在下面观看的姥爷姥姥认出来了。当老人听到台下如雷的掌声, 回家后不但没埋怨我妈, 还鼓励她继续学舞, 只是不要耽误功课。

在中学里, 我妈不仅舞蹈跳得好, 还会弹柳琴, 歌喉也不错, 尤其喜欢小话剧表演。一次她扮演一个老奶奶, 那步态, 那说腔, 惟妙惟肖, 观众都说她是个小活宝。

1968年妈妈初中毕业, 便去了胶东半岛军垦农场, 一年后就参军了。当兵不久, 妈妈的文艺特长就展露出来, 随即从团卫生队被调去团文艺宣传队。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 这样的宣传队各地比比皆是。但

他们的那个宣传队独树一帜, 自编自导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节目。一年里他们走遍了山东半岛的各个军营哨卡, 为军地演出了上百场节目, 深受好评。

1970年, 妈妈所在的工兵团调防兰州军区, 我妈自然也到了大西北。为了宣传“造势”, 他们在短短半年内, 跑遍了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大漠荒原, 沟沟壑壑, 为军民演出了近百场。我爸也在甘肃驻地看到过他们的精彩演出, 母亲带着飞扬尘土的舞姿惊艳了他, 从此有了鸿雁传书。

妈妈说, 虽然她喜爱舞蹈艺术, 但真的要长期沉浸其中, 她并不乐意。她说, 工兵团成天开山劈路“深挖洞”, 工伤事故多发, 卫生队的救死扶伤工作更需要她。她怕长期脱离卫生队工作会掉队, 心里还是想早点离开宣传队。

然而命运偏偏与她的愿望相悖, 1971年她提干后, 就做了政治干事、连队指导员, 再到军医学校的宣传干事、政治教导员, 哪一职都与宣传、政工如影随形。

我妈知道, 作为军人, 就得讲纪律, 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尽心尽力。她在军医学校学员四队当教导员期间, 四队年年被评为先进队, 在学校的各项比赛中, 四队几乎次次囊括全部奖项。学校领导赞道, 学员四队是个“小舰队”, 小刘是个“小舵手”。

### C 家庭虽有拖累 工作从不含糊

1972年, 妈妈调到军区造纸厂做指导员工作, 那是在宁夏的沙窝窝里, 条件艰苦自不必说。她长年吃不上蔬菜, 常常便秘, 人瘦了一圈。妈妈怀上我时, 什么水果也吃不上。一天晚上, 同室的连副李阿姨竟带她跑到连队菜地偷拔萝卜吃, 被传为一生笑料。

爸妈1972年冬结婚后, 1974年有了我, 后来又有了弟弟。那时爸妈还是甘肃、宁夏两地分居。刚开始, 淮安老家的奶奶来军营照看我们, 但不久就回去了。无奈, 爸爸妈妈只能一人带一个孩子。我跟着妈妈还好些, 那边厂里有日托; 弟弟跟着爸爸可就惨了, 上班时间只能放在邻居家里, 晚上再抱回来。这样撑了一年, 妈妈才调来兰州, 虽与我爸不在一个单位, 但一家四口总能同城朝夕相处了。

那时军营中双军人的家庭并不多, 我们家真是苦了我们小不点, 爸妈上班或是晚上开会, 常把我俩锁在家里。家里憋闷, 没什么玩的, 调皮的弟弟爬上凳子, 砸坏门玻璃就要爬出去。有一次爬上窗台抓鸟, 差一点掉到楼下去。那时做饭是烧蜂窝煤, 早上捅开炉子, 老半天火上来不来, 常常给我们弄上吃的妈妈就到上班时间去, 忙不迭地跑回家门。

但家庭再有拖累, 妈妈工作从不含糊, 样样干得出色。在做宣传干事时, 为了办好部里宣传栏和黑板报, 她忙里偷闲刻苦练字、绘画, 把宣传园地办得有声有色。入伍前妈妈只是初中文化, 为适应工作, 提高文化素质, 1981年她参加了中央电大文科班。那三年, 有多少个日夜, 闭着门苦读。结果功课门门过关, 毕业论文还得了优等成绩。

### D 转业来到地方 倾尽心血奉献

1985年, 妈妈在军医学校工作正风生水起时, 却提出了转业。其时姥姥患了脑血栓, 身为大女儿的妈妈有责任回去照顾姥姥。只是军营18年的感情让她难以割舍, 几度落泪。

妈妈回到她入伍地济南, 进了山东艺术学院。一开始, 她被分配到宣传部当干事, 她的才干和作风很快让人刮目相看。据说学院干部处一查她的档案, 才知道她是正营职军转干部, 很快调她去戏剧系做总支副书记, 翌年转为正职, 一干就是七年。

那七年是妈妈在系里忘我工作的七年。在她的日历里, 没有周末和晨昏, 天天泡在系里。那时我们正上初中, 成天难得见妈妈一面, 更不用说对我们生活、学习有什么料理、督导了。为此, 我们也埋怨过妈妈, 妈妈只能愧疚地说对不住我们。

妈妈到戏剧系, 开始也想搬用部队那套工作作风, 雷厉风行干一番。如要求班主任、辅导员早上跟学生一起出操, 晚上跟班上自习。但在地方院校, 这种办法行不通。加上“文革”的派性残余, 系里干部、教师间多有龃龉, 许多工作很棘手。妈妈改变方法, 深入抓思想工作, 去许多干部、教师家里走访, 以公正、坦荡的心化解矛盾。妈妈在对系里的师资调配上、一线教学上, 多方出谋划策, 倾注了大量心血。

系里的学生管理也不能懈怠。学艺术的学生容易自由散漫, 有的常常晚上外出, 甚至夜不归宿。面对这样松散的纪律, 我妈下决心亲手整治。她深入宿舍, 摸查到, 对违纪不好的学生, 一个个进行说服教育。有天晚上, 她就躺在夜不归宿的女生床上“卧等”, 使那个学生从此不敢再犯。集体宿舍里也有丢失钱物的事, 有一次一个学生报告丢了钱, 我妈到了学生宿舍, 几句利弊狠话一说, 就让那个一时犯傻的学生悄悄送回了钱。

1996年, 我妈又调去成教部任总支书记, 在那里一干就是10年, 直到2006年退居二线。在那10年中, 成教部变为二级学院, 由院内办学到院外办学, 并三次搬迁, 一次次规模扩大, 一年年桃李满园。学院师生说, 刘书记对成教事业的发展, 倾尽了心血!

2009年, 妈妈正式退下来了, 过起了恬静的晚年生活, 养鱼养花, 自得其乐。这几年, 爸妈还一起来北京帮我们带孩子, 辅导孙子学钢琴。妈妈说, 这是她家庭生活的回归, 是对子女亏欠的补偿。七年了, 她沉浸在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中。

“映帘十二挂珍珠, 燕子时来去。”妈妈一生, 军地35年奉献, 像辛勤的燕子, 也如美丽的珍珠。